

知味 光饼之光

◆邈云汉

福建的光饼,可是出了名的!这饼,如银元大小,中心带孔,可穿线;咸的、甜的,带芝麻的、不带芝麻的,夹肉的、芦荟花儿的;出锅时,饼面儿金光悦目,喷香诱人,酥脆适口。

据说,光饼源自河南固始的“火烧馍”——面团和好,揉搓成粗条,揪成剂儿,搓圆压扁,刷水贴炭炉缸烤。这与福建的相仿,但饼中心少了穿线的孔。有文记载,这是唐末固始的王潮兄弟入闽主政后带人的。固始隶属光州,遂称“光饼”。这种饼,携带、就食、保存方便,就成了古时书生进京赶考时旅途充饥、光宗耀祖的宠物;高中之后,祭祖扫墓时,光饼又成了怀亲念祖的供品。

虽同出一脉,但各地的光饼(也称征东饼)也不尽相同。建瓯光饼制作时,饼坯中间戳一瓜子形小洞,烤时炭火里加硫磺,这样,烘出的饼面儿黄边儿白,号称“金面、银边、瓜子嘴”。福安光饼,讲究“铜线铁底棉花心”——饼面儿焦黄,饼底儿脆硬,饼心儿松软可口。福清光饼选料精,作法殊,面团配盐碱,拍上芝麻,打孔,汤发一下,以新采的干松针烘焙,酥脆时铲下,分发给小贩去卖。小摊上的光饼堆如小山,倒成了此地一景!

这饼,与戚继光抗倭有关。1467到1573年,日本经历着百年的“战国时期”,封建领主相互争夺,战争频繁;手下的武士到海上抢劫,沦为倭寇。他们乘潮而来,海螺信号,狡猾阴险,诡计多端。所到之处,烧杀掳掠,无恶不作,东南百姓深受荼毒。“小筑新高枕,忧时旧有盟。呼樽来揖客,挥麈坐谈兵。云护牙签满,星含剑横。封侯非我意,但愿海波平”。戚继光奉命抗倭,排列“鸳鸯阵”,构筑“空心堡”,发明戚氏刀、狼筅、虎蹲炮,南征北战,平倭驱虏,前后十余年,历经百战而无一劫,最终扫平倭患,安定海疆。“一年三百六十日,多是横戈马上行”,戚家军常常不能举火烧饭,自食北方烧饼,但多食不易消化,常上火便秘。戚继光教人汤面时加碱,以助消化,拍上芝麻,以润胃肠,去燥火。这种烤饼,成了士兵的最爱,为平倭立下奇功,自此尊称光饼、征东饼。

在福建,后人建起戚公祠,祭奠这位功勋盖世的抗日英雄。1936年抗战前夕,爱国诗人郁达夫以如剑之笔,直戳日寇恶行,鼓舞全民抗日,“举世尽闻不抵抗,输他少保姓名扬。四百年来陵谷变,而今麦饼尚称‘光’”。卢沟桥事变不久,他再次拜谒戚公祠:借岳飞长调《满江红》,填词一阙,“拔剑光寒倭寇胆,拨云手指天心月。至于今,遗恨纪东征,民怀切。会稽耻,终当雪。楚三户,歌秦灭。愿英灵,永保金瓯无缺。”败亡的日寇丧心病狂,在异国暗杀了这位先烈。人已逝,赤子之心在,光辉永恒!

如今,福清人做光饼,两人合作,一个递胚,一个贴缸,身子伸欠俯仰之间,蹭蹭作响。民间艺人自编光饼舞,加上戚家军的小射雁步、骑马步、八字跳等,成为当地人十分钟情的民间艺术!

风不见,叶在动;人不在,饼有光。这光,蕴涵了中国人的精神归属。回想往昔,所有人的不幸,化为成长的阶梯,成了先人默默的助力。这火,终归会燃烧,照亮我们的复兴之路!

人与自然

桃花开在盛春里

◆袁占才

桃花一开,这春便盛到了极致。

春原有三节儿,是谓初春仲春暮春,曹雪芹却把她分成四节儿:元春探春迎春惜春。我辈俗人比不得雪芹写得深刻,咱从万物生长的角度去瞎揣摸,亦不妨把春分为嫩春盛春残春。这头一节儿,什么都刚刚露出一点点儿,清新鲜可以入口的,姑且称嫩春;这二一节儿,桃花嫣然出篱笑,天地都让桃李照得睁不开眼,蜜蜂和蝴蝶围着她们使劲转,弄得人心神也一摇一颤的,感知整个春天再没有比这时候更好看的景,就叫盛春吧;三一节儿呢,流水落花,花褪残红,残春也是。

在春天,桃花是最重要的角色。桃花一登场,百花逊色,春戏就算唱到了热闹处,人们纷纷走出户外,争睹桃花之容颜。说来,春事刚发生时,岁月是随着万物一同苏醒的,但风还免不了凛冽,草色遥看,无名小花儿壮着胆开在不起眼处,还是零零星星的几朵,成簇成团云霞般涌入眼帘的气氛没有。寻寻觅觅,是有争暖树的早莺和啄春泥的新燕,而早莺仅仅几处,新燕又不知飞往哪家去了。嫩寒未发,花寒嫩发,寻春要有些敏锐才行,愚拙如吾辈者,是难以捕捉到春之律动的,那么就继续赖在被窝里,只待听一场润物的夜雨催开桃花的心事了。

种桃,不但花儿开得好,果儿也吃着甜。这世上有很多树呀草呀只开花不结果,也有只结果不开花的,像桃树这种既开花又结硕果的真是不多。桃花一簇开无主,豫西鲁山的山里,房前屋后,山寺沟坎的,多生桃树,以野桃毛桃居多;毛桃一经嫁接,就长成了大白桃,所以鲁山人格外喜欢桃树,说是能给人带来福的。近些年,荒山成了金山,略一治理,坡坡岭岭,山民们都种成了桃树,浇过水施过肥,一样的桃之夭夭;看林丰庄园、凤凰山庄、下汤万亩桃园,桃林漫山遍野。虽说桃花花期短暂,但早开接着晚开,绵延月余,花事缤纷,一入鲁山,仿佛进了桃花王国,高低起伏,灼灼其华,分外妖娆。

争开不得叶,桃树的开花是等不得叶子的。疙疙瘩瘩、曲里拐弯的桃枝,眨眨眼,那一骨朵一骨朵的花就密密地沾上去了,刹那间,无数桃花,白的可劲地白,红的可劲地红,粉的可劲地粉,原本结节突出、丑陋无比的桃枝也变得美丽起来。老树着花无丑枝,桃树也是在在以丑为美吗?人在想方设法对抗衰老,但扭曲盘转的桃树不怕老,年年在诗意地绽放,给人以美的享受。

看这无数桃园炫彩夺目,胜过邻家漂亮女孩子的婚嫁场景,即使不邀约,也该去凑凑热闹才对,何况都邀约了一冬,身心急需刺激和滋润。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桃花一开,春情勃发,于是,城市里,有闲士携家带口,不惜驱车数百公里蜂拥而来,车靠车车连车首尾不见,人挤人人挨人摩肩接踵,在桃花的掩映之下,手机咔嚓咔嚓个不停,少男少女们叽叽喳喳是笑个不停。

花儿之中,心事最重的要数桃花。秋雨梧桐叶落时,春风桃李花开日,由桃而及人,这盛春就值得人去吟咏了。表面上看,桃花日日笑着春风,该开就开,该落就落,似乎并不太重情重义,但实际上,牵挂她的人多了去了。面对桃花,风雅之士良多“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之慨,即便有无限的感伤情怀,晓得“崔颢题诗在上头”,也羞惭得不好意思再抒发了;而春梦依依之少男少女事惆怅,独钟情于“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的诗句,惋惜于茫茫人海擦肩而过的那个人不再,明白岁月无情,红颜易老,机会稍纵即逝。而走入婚姻围城者,面对这姹紫嫣红,则很容易想起同桌的你。至于“依今葬花人笑痴,他年葬依知是谁;一朝春尽红颜老,花落人亡两不知”的伤怀则过于悲怆,并非人所共有的。

要想与桃花产生共鸣,只可一个人去,寻上一处开着桃花的清静之地,哪怕就一棵开着。林黛玉正在葬花,宝玉一去她就葬不成了。如今,人们去到桃园赏花,人多了得蚂蚁一般,哪里还能想一想无限的心事,思辨出些桃红又见一年春的哲理。人被这社会环

境逼得已少有心灵的净土,只剩了浮躁和喧嚣,从大城市里出来,为的也只是散散心悦悦目,纯粹的赏桃花罢了。桃园的主人面对这么多游人,明白挡是挡不住他们来的,却又无计可施,整日里愁眉苦脸。有头脑的朋友就劝他:这万亩桃园,目遇之而声色,谁来看都是看,既然挡不住,何妨办个桃花节,不收他们门票,可着劲让他们来。这桃花节要比樱花节、槐花节、杜鹃节好,那些个花只开花不结果,气势也没有桃花壮观。说给桃花办节,来的人定然会多,人都图个新鲜热闹吗。百里迢迢的,人来了,饭总要吃吧,钱就掏给了饭店;山货要带点儿吧,这地儿的百姓就得利了;桃子熟了,保不齐这些人还会来摘桃子,省得你出去卖了。园主一听好主意,赶紧邀会写两笔的朋友在微信上发布,说定于某某日举办桃花节,相互传开,成了当地一大新闻。桃花节那几天,果然车马塞道,园主人怕来人折了花枝,就去定做桃花花环和大个儿鲜艳的寿桃,邀村上几个漂亮姑娘做模特儿,照一张一块钱。这花环和寿桃看上去比真的还真。山里姑娘也都是见了大世面的,她们并不怕羞,还弄出无限风姿,任凭“长枪短炮”对准了照,权当宣传自己,将来不愁找不到个好婆家。附近百姓把自家在深山里拾的却舍不得吃的猴头菇摆在了路边,亦有把自家养的土鸡用红布条绑了来的,还有七八十岁的老头老太,从地里薅来了鱼腥草、蛤蟆皮、翻白草、黄黄苗、水芹菜的,说这草清热,那苗祛火,单方治大病,神奇无比,五块钱一小把儿,果然卖得快,眨眼工夫没了。桃园主人家二婶,看邻家大人小孩都在挣钱,急了,把自家年关时捂的一二十把儿酸菜也拎到路边。城里人山人海叫儿腻了,图的吃个新鲜,看见酸菜,说多少价给多少钱,二婶一晌午就卖完了,喜得二婶乐颠颠的,逢人就说她也会在家挣钱了,还是他侄娃子栽这桃树好,办这桃花节好。

说来,顺时应势,这也是如今山里农家乐旅游的妙处。桃花节算是把春演绎到了极致。



四渡赤水出奇兵(国画) 沈宁波

记忆是一种转瞬即逝的东西,就像我们的生命。我们不知道它什么时候会来,也不知道它什么时候会去。

偶然碰到一个小学同学。他长得高高大大,头发波浪般的新潮,脸上有棱有角。我对他一点印象都没有了。他却很兴奋地嚷嚷着说,哎呀,我记得你,那时候你留一个小平头,头发黄黄的,长得很壮实的样子,班里谁都不敢惹你。

我听说他过得如此真切,实在有些诧异。因为我在那所小学实际上只上了半年学,懵懵懂懂的,有好多年同学刚刚熟悉就又分开了,再也没联系过,连自己对自己那段记忆都已经模模糊糊了。

那时候我刚刚从农村来,生活场景的骤然改变让我一时无所适从。城市里没有了一望无际的庄稼地,也没有一天到晚等我割草喂猪的猪和羊,这些在农村里算是天大的事情,到这里都消失得无影无踪了。这里的人们住在高高低低的楼房里,一个挨一个挤得像笼子格子,院子外面的马路上人车来往,车水马龙,川流不息,却都在忙碌着与我毫不相干的事情。

有时候闲得无聊,我也会领着妹妹到街上走走,听听电线杆子上响得刺耳的大喇叭声,看看墙壁上那些不断刷新的大字报和漫画。夏日里马路上蒸腾的柏油味实在难闻,熏得人脑袋疼,不过那些车

履痕处处

城市记忆

◆磊子

辆在身边经过之后,一股子新鲜的汽油味还是让人深深留恋的,那味道真好闻。

有一天中午,我正在熟睡中,突然耳边响起嘟嘟的拍球声,惶恐不安地醒来瞪大眼睛一看,原来是邻家那个大脑袋男孩儿正蹲在我身边故意捣蛋。我刚要发作,他却用一种无辜的眼神看着我小气翼翼地说,咱们去打球吧。好哇。我从席子上一跃而起,看了看那颗硕大的篮球,满心欢喜。我还从来没有打过篮球呢。

后来有一天,我正在院子里领着四岁的妹妹玩儿,邻居家的那个穿红裙子的小姑娘走到我面前,眼神无比忧虑地看着我,心事重重地问我,你怎么不去上学呀?我说你管呢,我上学了妹妹谁看?她听了若有所思,然后又轻轻点了点头,叹口气就离开了。

谁知道那天我像往常一样带着妹妹回家后,爸爸就对我说,从明天起,你跟着邻居家的小华一块

儿去上学吧。我说那妹妹谁看呢?爸爸很坚决地说,你别管了。从明天起,你就去上学。

学校就在后马路上。我和小华分在了一个班,而且是同桌。后来是怎么分开的,实在不记得了。教我们的班主任是个头发花白的老太太,很慈祥的样子,而且一口洋腔调,实在是好听得极了。

一切就这样开始了,一切却还没有结束。逝者如斯夫,时间的大河淘洗着无数的生命,一代一代来了,又一代一代走了。像春日的青草,像秋日的落叶。不知不觉间,我已经在这座城市生活了四十多个年头,就像是一粒随风飘来的种子,与世浮沉,随地生根,现在却已经长成了一棵粗壮的树木,伸枝发芽,开花结果。

城市的风景年年都在改变。一栋又一栋的老楼房拆了,一条又一条的老马路改了,许多熟悉的生活场景转眼之间遁于无形,而许多新鲜的景观却又汹涌而至,强势来袭,甚至都没有让我来得及表示一个足够的惊喜。有时候走在曾经熟悉的街道上,蓦然会发现,那些身边如水一样汨汨流动的面孔,竟是越来越冰冷和陌生。

还是一个这样的午后,阳光暖得有些无赖。我吃完一场婚宴走出酒店,不经意间偶一回眸,却发现不远的街角处,有一双清澈明亮的大眼睛胆怯而好奇地看着我,就像当初我看着这个城市一样。

踏青寻芳正当时(外一首)

◆杨德本

细雨和风百草生,悠悠柳絮唱春耕。
遥看万亩铺新绿,近赏千枝染嫩红。
彩蝶金蜂争蕊蕊,娇莺紫燕舞晴空。
偷闲借友青郊外,气爽寻芳身自轻。

郑州海棠文化节放歌

欣逢盛会九周年,碧岗仙葩竞秀颜。
翡翠千条映春暖,胭脂万点引君怜。
人潮花海群情荡,展板诗廊佳句牵。
谁为商都添壮美,只缘棠韵动心弦。



闹元宵(国画) 袁汝波

聊斋闲品

史铁生的风格

◆王紫琳

突然间想起作家史铁生来,首先想到的不是他的《老屋小记》,也不是最近才读过的《我与地坛》,而是很久以前读过的《老海棠树》和《秋天的怀念》。

《老海棠树》是三年前读过的了,至今还能忆起海棠树下奶奶糊纸灯笼的模样。“我在树上玩耍,奶奶絮叨让我帮忙,在‘我’调皮地拒绝的时候,奶奶无奈地叹息。

“哎——”那一声叹息,仿佛让人看到史铁生无忧无虑的童年。
簌簌而落的海棠花,被时光的雨水染湿。遥远的昨天,安静、冲淡、幽远,在史铁生简朴平静的文字里娓娓道来。
我爱这种宁静而又深沉的文字,那是一种只属于史铁生的风格。

读《秋天的怀念》,母亲想带我去北海看菊花。母亲推着坐在轮椅上的我,一边絮絮叨叨地说着话,一边小心翼翼地避开“跑”“跳”之类的字眼,然后母亲回忆到我的童年。她说——小时候你最爱吃那儿的豌豆黄儿了。

史铁生总是擅长用最不起眼的几句话勾起人们的感触。那么简约单纯的线条背后,让人感觉到那惊心动魄的心灵。

他的一些散文随笔,读着感觉是一个长篇的序幕,真正的故事才刚刚开始;感觉是一部磅礴交响乐,每一个音符都触动心灵。
所以,我更愿意把史铁生比作一潭幽泉。他平静安宁的表面背后,是他重病缠身坚强活下去的不屈身影。他在《我与地坛》中说:“命运不是用来打败的,关于命运,休论公平。”老子曰:“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于他而言,亦是如此。

读史铁生,总是很容易大彻大悲。他的散文里包含太多隐喻的沧桑,他仿若古井,承载了太多的过往。那种沉淀于心的感觉像是一种痛,又像是一种怜悯,却又好像什么都不是,只是褪尽铅华。

那般刚强的作家啊,身在轮椅上仍能握着笔,将笔尖扎入命运的喉嚨,读他的时候,突然就没有了对生活的畏惧。明天再困难,未来再艰险,命运再曲折——你都会在那一刻,无所畏惧。

在延安中央党校的日子里,学员们白天集体学习理论,参加劳动,晚上和康克清大姐、蔡畅大姐等一起学习讨论,最让父亲感动的是几位大姐们还要一个一个窑洞查铺。她们先用手摸摸炕烧得热不热,然后摸摸父亲的肩膀亲切地问穿得暖和不暖和。节日或喜庆的日子,大姐们还和他们一起开篝火晚会。听爸爸说,当时条件艰苦,他们就把木炭垒成一人多高,中间是空的,放上木柴点燃,不一会木炭就烧起来,红红的火焰照亮了山沟沟,照红了大姐和战士们的脸庞。大姐们和他们一起唱《战斗在太行山上》《大刀进行曲》《到敌人后方去》等歌曲,大家还围着篝火边唱边跳,虽然陕北的夜晚很冷,但他们心中都有一团燃烧的火。父亲曾对我说过:如果你大几岁,爸爸一定会把你送到延安去锻炼的。父亲说过和他住在一起的窑洞有一位叫吕品的女东北青年,是东北军吕正操将军的弟弟,他后来被派往重庆搞地下工作,曾参加编辑地下党主办的《挺进报》。他们都是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奔赴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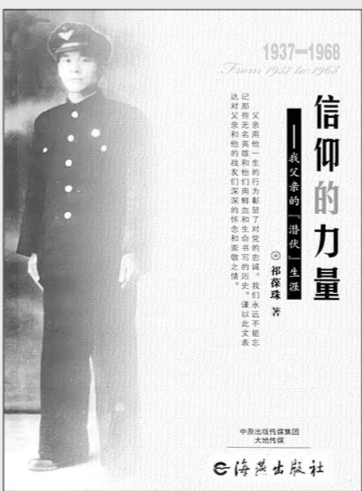
命圣地延安的热血男儿。

1940年5月在延安中央党校学习结束后,父亲参加了中央组织部组织的中央党校延安实习团,到陕甘宁边区安定县实习,父亲还担任实习团西一区组长兼党小组组长。参加实习的课题是关于政权问题。近一年时间里,他们在和日本鬼子进行无数次刀光剑影血奋战的战斗中实践着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真理。其间,他和他的战友们狠狠打击日本侵略者,取得了一个个战斗的胜利。父亲说还有不少战士和他们一起参加战斗,当讲到他和战士们利用地道战消灭日本鬼子十分激动、自豪。那时,许多首长也到基层和他们一起实习,亲自指挥战斗,滕代远将军曾到过父亲所在的实习团西一区组,将军天才的指挥才能和平易近人的作风给父亲留下难忘的印象。新中国成立后滕代远将军到铁道部任部长,他知道我父亲曾任陇海铁路洛阳地下党书记,想让他到铁道部工作,因父亲继续“潜伏”没能找到。实习团的战士们每到一个地都走乡串户,访贫问苦,爸爸告

诉我,很多老大娘围着他们问寒问暖,问见到她们的儿子了吗?为安慰老大娘们,父亲每次都说到,她们的儿子身体棒棒的,打鬼子很勇敢。大姐们还捧出刚蒸熟的热腾腾、黄澄澄的玉米面窝窝让父亲吃。父亲还给我们讲过一个感人的故事:实习期间,攻打某个县城时,有一位战士在冲锋时倒下,有位老大娘上前把战士抱在怀里,以为他饿昏了,从干粮袋里拿出一个野菜团,给他充饥,当看到野菜团里一点粮食都没有,散得团不团时,大娘伤心地放声痛哭,不少人以为倒地的是她儿子,真是不是母子胜似母子!父亲他们深深体会到解放区的军民鱼水情。当时与父亲一起学习、实习的还有席国光、徐家俊、江平(新中国成立后曾任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

1941年3月实习结束后,中央组织部安排父亲到延安马列学院学习,分在第七党支部。延安马列学院于1938年5月5日成立,是中国共产党创办的第一所教授马列主义的比较正规的学校,是延安的“最高学府”,也被称

连载



1937-1968
信仰的力量

为“延安的清华”。自学院创办之日起,闻闻天就兼学院院长,范文澜任副院长。学院是培养我党中央高级干部和理论干部的学校。在延安马列学院,父亲系统地学习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并多次听讲,思想理论水平得到很大提高,经过在马列学院的学习和锻炼,父亲的共产主义信念更加坚定。

在延安,父亲还和著名电影演员陈波儿一起演戏。延安是革命的圣地,是许多革命志士向往的地方,很多青年学生、进步作家、艺术家、进步人士冒着生命危险历尽艰辛跋山涉水来到延安。当时著名电影演员陈波儿也在延安马列学院文艺研究室工作和学习,马列学院为纪念苏联十月革命,准备演出俄国作家沃尔夫创作的多幕反法西斯剧《马门教授》,洛晋(闻闻天)对此颇为重视,亲自审阅俄文原著,经文协肖三修改后,便可进入排

给我们谈起毛主席讲课的情景。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朱德、刘少奇、陈云等中央领导同志经常到学院授课。当时,毛泽东同志的重要文章,学院都要组织学员们认真学习和讨论。父亲在敌占区革命斗争的实践中和在学院受到的马列主义基础知识教育,使他更深入地了解了中国社会的现状,对党在抗日战争时期的路线、方针、政策有了比较清醒的认识,对党的新民主主义理论和政策有了比较全面的了解,思想理论水平得到很大提高,经过在马列学院的学习和锻炼,父亲的共产主义信念更加坚定。

在延安,父亲还和著名电影演员陈波儿一起演戏。延安是革命的圣地,是许多革命志士向往的地方,很多青年学生、进步作家、艺术家、进步人士冒着生命危险历尽艰辛跋山涉水来到延安。当时著名电影演员陈波儿也在延安马列学院文艺研究室工作和学习,马列学院为纪念苏联十月革命,准备演出俄国作家沃尔夫创作的多幕反法西斯剧《马门教授》,洛晋(闻闻天)对此颇为重视,亲自审阅俄文原著,经文协肖三修改后,便可进入排

练。这期间,陈波儿不仅导演世界名著《马门教授》,而且道具、服装、化妆、演员挑选都是她亲自完成。延安的条件十分艰苦,听说电影明星要演出引起很大轰动。道具、服装好办,唯独演员难找,因为要演外国人,要由长着深眼窝、高鼻梁的人演。我父亲仪表堂堂,双眼大而炯炯有神,陈波儿在众多学员中一眼就看中了我父亲。她用鸡蛋清和石膏粉调成糊状贴在父亲鼻子上,通过化妆让父亲的鼻子高高隆起,因此,父亲扮演的外国人形象逼真、出神入化。演出非常成功,受到领导夸奖和战友们的好评。这也为他以后的“潜伏”生涯,扮演各种角色打下了“演员”基础。

1941年9月,中共中央组织部通知我父亲到中共中央社会部的领导指挥机关,是党中央隐蔽战线工作的指挥机关,也是培养我党秘密情报人员的学校。社会部位于延安枣园西村的一个山沟里。包括:中社部(中情部)机关,一室(主管情报工作)、二室(主管保卫工作)、三室(主管干部工作)、总务处、书报通讯社等,承担教学工作

的全部是苏联教师,但不姓姓名,学员之间也不通报姓名,只以代号相称。因为这些学员都是将要被派往敌占区从事反法西斯战争执行工作的红色特工。我父亲聪慧过人,经过短期培训成绩十分优秀,很快掌握了多种特工技能。根据当时国际反法西斯战争的形势,中央决定要从中共挑选优秀学员执行一项特殊任务。当时,李青霄副部长主持中共中央社会部、情报部的日常工作,他常去培训班看望学员,检查他们的学习培训情况,他是我党情报专家,有时还要亲自授课。中社部对每个学员出身经历、应变能力、特工技能等方面的情况进行了如指掌,在众多学员中挑选了我的父亲执行这次秘密任务。从延安出发前,由时任延安中共中央社会部领导和父亲谈话,决定派他到沦陷区执行一项秘密特殊任务,并详细交代了任务的内容和组织纪律。至此,父亲正式成为中共中央社会部直接领导的一名特工。

(选自海燕出版社出版的《信仰的力量》,新书有删节)